

烟村几家人

◎唐维民 著



唐维民 曾用名周永明。籍贯江苏射阳海河人氏。

于1968年入伍，1974年毕业于南京工程兵学院，1983年从兰州军区转业,现在盐城港口集团工作。

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版散文、小说集《岁月无痕》一部。



陇南的深山中



鼋头渚



黄河岸边

责任编辑:牟克杰

封面设计:陈 莉



ISBN 978-7-226-04359-2



9 787226 043592 >

定价: 52.00元

烟村几家人

◎唐维民 著

 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烟村几家人 / 唐维民著. — 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226-04359-2

I. ①烟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31788号

责任编辑: 牟克杰
封面设计: 陈 莉

烟 村 几 家 人

唐维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)

甘肃新新包装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710毫米×1020毫米 1/16 印张24.25 字数370千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500

ISBN 978-7-226-04359-2 定价: 52.00 元

本书所有故事、情节和人名,均为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

序 言

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一代人,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,曾经是最幸福的象征,是幸运的一代人。

他们是伴随着新生的共和国一起成长;生活在幸福美好的阳光里,同时也经历了风雨磨炼;在身体发育期碰到了饥饿——那是让当今人们无法想象的一段令人可怕的时光。

在上学求知的黄金时间,学校都停课闹革命……高校几年停招,已注定他们这批“老三届”与大学无缘。

离家别亲、上山下乡……在车站码头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彩旗和标语敲锣打鼓地送走了一批一批又一批,疆、蒙、云、贵、黑龙江……在荒村野舍里的那劳累、艰苦、无助的农村生活,折磨着正十八九岁的他(她)们……十载青春梦幻般的时光、火热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,被现实的残酷折磨得雨打风吹去。

当他们落实政策回城时,借住在弄堂里的筒子房、过道间、阁楼下,安下一张睡铺时,远方那个可怜的家已不复存在了……

在街道里、集体厂、环卫处、搬运站等等,刚刚有了属于自己那份工资时,又到了“砸铁饭碗”的时代;那个让千百万人惊心的“下岗”又摊上了他们这既无技术又无专长,而年龄已偏大的这代人头上了——他们仿佛又是不幸的一代人!

如今的磨难已经过去,他们尽管经历了各自有着不同人生轨迹,绝大多数人还是靠一份养老金生活着;回首那不堪的往事,如烟似雾般随着岁月年深,慢慢地淡去;唯那三年困难(又何止是三年)时期、文革中、知青点、下岗时……至今也未弄清今生是怎么一回事?

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，农民的儿子，肄业、回乡、从军、戍边、转业……进入中年时光，守着一份工资谋生养家。

到了这般年月，对人生有着独到的感悟；平民百姓芸芸众生，犹如江淮水乡茂密无垠的漫野蒹葭，同是根土一族，个中的喜、怒、爱、恨，体现的是百姓心声、草芥情怀，表达的是民心、民情、民愿。

浮生苦梦，六十载的时光流水，从青春到暮年，风雨雷电的人生路上，朝夕晨昏，几多徬徨，几多惆怅；唯这江山社稷那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感怀弥深，有欣喜和慰藉，也有不屑和忧虑……把自己生活在这寻常巷陌中、亦蒲柳人家里的凡尘琐事采撷下来；让热爱生活的人们有闲时，欣解这方土地上曾经的境况。莫使年华空虚度，丝责所尤。

拂去叙事虚尘，留痕生活的实迹，谁个解得那字里行间外的心涵？

2012-4-16

目 录

军婚·····	1
留影·····	28
交班·····	46
说案·····	89
北海行·····	115
秋到大纵湖·····	128
校园遐想·····	136
西水流年·····	143
律师·····	163
喝酒·····	183
烟村几家人·····	203
串场往事·····	289
两代人·····	304
钱忙·····	319
还梦扬州·····	341
难忘喋血此河山·····	359

军 婚

2011-6-26

又是新月初上时,在河关镇的码头下船,已是晚上八点多了,穿过灯影稀疏的小街,从西渡口过了青草河,踏在故乡的土地上,褚新提着两只旅行包,朝着迷蒙夜色的乡间小径徒步南行,还有六七里的就到家了。

薄雾晚风趁步忙,乡音醉人稻花香。

路边竹篱茅舍外,谁家小犬夜汪汪。

当年离开时,是乡亲们敲锣打鼓送行到镇上,是朝夕相处的家乡姐妹们把我们参军的人送上轮船。从弦窗挥手间一别,离开家乡至今不知不觉已有八个春秋。一同远足的战友们或早或迟都陆续探亲、回乡,自己却日月蹉跎,至今日方得归来,双亲弟妹是望眼欲穿,昔日光阴等闲度,送别后的乡亲们都好吗?姐妹们还好吗?

当年的乡村交通不便,每天唯一的一班客轮从县城经公社所在地的镇上,再南去盐城,从那里乘汽车可到江南各市和南京。

褚新参军先到华北、后去西北,在那茫茫戈壁的深远处,一晃就是多年,人生的青春年华就在那风沙、帐篷、红柳中度过。

绵绵的乡情、长长的思念,今日终于回来了。

荒漠中堆山凿湖铺路建房,硬是在什么也没有的不毛之地造就了一片城市。数载的日夜奋斗,一群献身国防事业的人们,人生美好时光就在风砂漫天、磧石乱跑的荒漠中拚搏,创出的是中华民族史上又一伟大的奇迹,一举改变了共和国的世界地位,健儿们被风干得又黑又瘦,双手如树皮般粗裂,可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神圣感。

褚新带领全连战友，人歇车不停，车停人不歇，顶着平均十级以上风沙，冒正负四十多度的酷热和奇寒，经历了几多狂风沙暴、几回生死临界，辜负青春男儿的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，终于看到了蘑菇巨云翻滚、东方红响彻太空……那就是对每个大漠健儿们的最高奖励：值得！

这次拖延太久的探亲假终于成行，临行前给家里发了封电报，还不知收到了没有？

临时在军人服务社称了些糖果、香烟、伊拉克密枣、罐头等，还有发的几双军鞋和衣服，都是当时社会上比较稀罕的东西，（有些是早就准备好的）装了两大包——八个年头了，第一次走出这戈壁瀚海，千里迢迢探家，也是人生大事一件。

赶忙开好了通行证，向指导员和副连长简单交待工作，从炊事班抓了几个馒头和榨菜，爬上铁皮罐车连夜出发，就在车厢板的草垫上盖着大衣、和身而睡。当火车加速发出均匀铁轨撞击声时，激动的心情才放下来——终于探家成行了。

前几次也都是临上车时，情况有变，假期取消。军人吗，以身许国，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个人事再大是小；国家事再小是天。虽身在大漠深处，与世人隔绝，却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特别敏感。一封书信发出前要经过检查，只纸片言都有可能就是高等机密，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。

每个人都会自行遵规守律，不但不怕麻烦，而且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多么重要，因此再苦再累也能克服，一种庄严而神圣的自豪感充塞心中。

直至今日终于坐上了回乡的列车，心早以飞向了久违的故乡——那风车翻转、万顷稻香的江淮大地；那春风杨柳、那碧水桃花的苏北水乡。

离别得太久，思念愈切，平时施工紧、任务重无暇去顾及。在铁轨撞击声中，在这简陋的铁皮罐车里，就只身一人时，才有时间想起正在奔赴的遥远家乡。

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仍孑然一身，父母来信说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

学有的孩子都上学了,自己的大弟弟也结婚生子了。言下之意:革命工作再忙,也要解决个人问题,应该公私两兼顾……这些道理何尝要父母告知?自己一连之长,做同志们工作不知讲过多少遍……身不由己,各人情况有所不同,也只是没办法的事。

军人的婚姻:浪漫的不多,苦涩的却不少,自己就在其中。

今天终于成行了,一切的问题这一回该有个结果了。

曾经送自己参军的几个姐妹,有的已是绿树成荫;有的已春风结子;有的多年不知信息了。心里的那个她,也曾有过相慕相知,偕肩携手、树影月下。参军后也有书信往来,期待她一句话,始终暧昧不明,后将她父亲言语写在信中:必须提干才可。

那个年头,从军路上,人才济济,千军万马在过这独木桥,几个能走出农门,谁都梦想的事,谁也前途莫测,作为谈婚条件,如此现实,未免残酷。自知无望提干,也无颜与彼维持,自惭止步,断了讯。多年已过,想必也早心怡乘龙,还念此什么,否则不至于今日如许凄清、几多惆怅。难得今晚独自一人,思绪绵绵,在车厢的摇晃声中,渐入了梦乡……

当一觉醒来已是清晨八点,翻身坐起,火车依旧在匀速奔驰,拉开铁皮窗,天已大亮,看车外景色仍是昨晚地形,一望无垠的茫茫戈壁,瀚砂如海,磧石成浪,远接天边,仿佛一夜未行仍是原地一般……

直到中午,终于望到了祁连一脉,白皑皑崇岭连绵高低起伏在南天一抹,渐行渐近;车临时停在红柳小站加水,褚新拉开车厢大门,跳下来活动一下身体……孤零零三间座北面南的站房,三股道叉,三位工人师傅,他们却是褚新所在驻地最近的邻居;虽然互不认识,但都知道些彼此,便主动点头示意,感到十分亲切,是多年来第一次才见到的驻地以外的人啊。

别看这座无法再简陋的小站,却有两件沿线独特的‘风景’而闻名暇尔。

车站唯一的一条电话线沿铁路连向远方,架线的圆形杆子经常要换,因为每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风沙,钢筋砼线杆子北侧的迎风一面,坚硬的水泥混凝土在这里被风沙已冲刷光,只剩下浇注在杆子里边

的几根钢筋还连着,呈现出随时就会倒下断线的状态。初见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,却又是现实在眼前,犹如特制的半圆空柱,根根如此,半空半实的排列着。

另一个就是在站侧铁道边上,建有钢管围栏的站台,是师傅们长年接、发车时必须使用的,如没有这栏杆,人在风前无法站立,就会把人刮跑……国内铁路上其它车站都没有的特殊设施;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没有就不得而知了。

如此这般的工作环境,就可以想象到,离开家庭亲人,在此处长年坚守的人们,要战胜多少困难?付出多大的牺牲?在各自的岗位上,默默工作着。史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和姓,当年的小站到如今年代,早已被现代化的自动摇控所代替,那孤零的小屋和站台已埋封在沙碛里,如今的人们也无法去想象当年;但共和国今日辉煌的基础下,有着他们曾经的微薄贡献,与那些载册铸像的科学家们有着共同环境,一般的辛劳……

三天后才来到了兰州,在部队留守处里住下,休息、理发、洗澡、购物、买票,把棉衣、大衣等放下,换上夏装。

次日上午,乘上了东去的直达列车,风驰电掣般奔跑在中原大地上。无边的田畴绿野、无数的村庄集市、无尽的河川岗峦,如无尽的画图长卷呈现眼前,让看惯了终年一色、听惯了日日风吼的褚新兴奋不已,那怕就是一汪水库、一片绿林都会心绪激动——他们守驻的环境太苦了。

当播音员让旅客关闭车窗,就要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,双眼望着窗外的巨型钢梁铁柱和朝思暮想的恢泓大江,心都快要蹦出来了。沿途的一切变化巨大,自己和战友们在那遥远的大漠深处为祖国科学尖端事业奋斗时,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正在热火朝天、突飞猛进。胸中由然充满时代的豪迈……

走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小路上,夜间快十点钟时,终于跨进了家门,一家人全都起来了……说不完的话、问不完的事……一夜怎抵八载长?彻夜无眠。

人生几时回故乡,莫嫌游子穷叮当。此身已许边关月,一脸风尘

染戎装。为国辛劳无须说，创功立绩唯心藏。今番月老着我意，遇得心怡好姑娘。

父母最迫切的是抓紧婚事！

几年来已托人物识了好几个，人家姑娘对介绍的情况和照片看后都没意见，就等你回来见上一面后确定。有外村的、有县里的、有盐城的。这一次必须要有个结果。只要你同意定下了，其他都好办，你忙你的工作，万一没时间回来，就让人家姑娘去部队结婚也好——就是不能再拖了。

没想到回乡跟在部队一样紧张，任务虽一，目标也明显，可不好完成，又不是买牲口，牵了就走，找的是终生伴侣，寻的心动之人，那能那么简单？

尽管假期紧、时间短，十几天后又要远行，不能像人家那样朝夕相伴，花前月下、卿卿尔尔，慢慢去酿造情感、解读灵魂。匆忙的这几天，再“努力工作”，也只是“完成任务”而已。

要说介绍的都是年轻美貌的姑娘，条件全好，可适合的只有一人，是生命那一半，是要厮守百年，这几天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心里确实没把握。可自己也没退路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快三十岁的人，这次回来不解决好，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？更何况此时已身不由己，父母请人托人的几个，必须要先见上一面，至于成与不成，则另当别论，可也要回应人家介绍人和姑娘为此而负出的等待。

道理清楚，褚新只好由父母安排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就起早去有关人家，请人家约女方见面。

褚新想像的与姑娘见面：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也是最浪漫甜蜜的时刻。怎么找不到一点快乐，既象是在应付任务，又有一种受罪的感觉。穿衣服也是措手不及，便装也没准备，军装太显眼，跟着刘队长（是家乡生产队长）两人，骑自行车到四五里路远的邻县他远房亲戚，原事先说好，不管成与否，都一走而过，不停留，不要惊动左邻右舍，顺着乡路穿过了三个村庄后，队长告诉褚新，庄前远处那一排房舍处便是目的地，他们行进在一片绿波起伏的水稻田中，褚新草绿色的军装还是很醒目的，见前边人家已有人在房屋前后探望，也围有不少

人,他俩在众目睽睽之下,骑到这里下车,有人把自行车接过撑好,让进堂屋里,屋中八仙方桌和凳子,已摆下茶碗、糕点等,褚新和队长被让到座上,有几个人也上来作陪;这时屋里、屋外站满大人小孩,都在看戏一般围着;在主人礼让下,褚新只好拿起筷子吃了一块点心,喝了点水,尽到了意思就起身。作陪的人也跟着站起来。这时相亲的姑娘从东厢房里出来,朝褚新一笑,褚新在点头举手,朝人家姑娘至意后,就向在场众人拱手作别。

褚新赶快出门,跳上自行车一阵猛蹬……过了庄子才停下,等着气喘嘘嘘赶来的队长。

回到家里,周围邻居朋友听说褚新回来了,都抽空来看看。昔日孩童皆长大,过来见面喊新哥的,叫叔叔的,好多都不认识了,八年光阴,是当年打日本鬼子持久战的时间。人生能有几个八年,看到原来刚上学的,如今都是大小伙了,褚新在戈壁滩上年复一年月复一月,顶风冒雪,赶任务、争时间,只嫌时快日短,不知不觉中光阴如水,真的感到自己离家的时间太长了点。第三天又安排去相另一个姑娘,说什么褚新都不肯去了,商量到最后,约好一起到镇供销社商店里路遇一下,见个面就行了。

那天会面后,褚新一个人从镇上往回走,心中想着从小一起的女友竹叶。一别多年,不知她还在不在这里,也许早已成家远去了,参军那天她一夜未回,陪伴褚新他们次日登船。抹着泪水而别的情景,仍清晰在目,心中凄然难忘,不由自主的来到她家门前探望,谁知一到庄边,就见她正在自家门前晒麦子,头戴草帽遮阳,身穿花衫蓝裤方口布鞋,袅袅婷婷依旧当年身影,忍不住的叫了一声:“竹叶”她听到后,猛一抬头,定神后一看是褚新,情不自禁的“啊”了一声,“原来是你呀!真让人没想到,几时回来的?”赶忙放下手中事,让褚新进屋,她给褚新倒了一杯水,显得很激动的说“没想到你还会想到我?”说着珠泪涟涟,已泣不成声。褚新何尝不知竹叶此时心情,“怎么会呢,注定今生不可能忘记的”

“那我就心满意足了,也不枉让我牵肠挂肚这些年……”

他们本是青梅竹马一对人,只为阴阳差错到如今。人在咫尺,却

命隔天涯!

竹叶很小时就没了父亲,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已成家另立,她与母亲俩相依为命。在她十岁时被当时的大队书记聘定为儿媳妇,她长大后一直不愿意这桩别人强加的婚事,随着年龄长大,退婚的心思越来越强烈,尽管男方父亲已不再是有权的书记了,但压力仍很大。一个弱女子,也没有人来公开支持她,破坏人家婚姻,会受到谴责的。由于她平时与褚新们经常在一起活动,也有人认为,竹叶的退婚就是为了要嫁给褚新,不了解情况的长辈们都另眼看待他们两人的关系,包括她妈妈开始也是这样认为。

但他们是问心无愧,就是没有褚新的因素。订婚时,竹叶才是个十岁的小姑娘,这桩婚事是按旧风俗由寡妇母亲在压力下包办的婚姻,是不合法的。

现在是七十年代的新社会,都是时代青年,竹叶是不可能妥协的。由于这样,褚新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不好公开说什么,由于她姐姐支持,相信她能处理好。

那年冬天,征兵已经开始,褚新已被确定了。几个年轻人,相约一起去县城,回来时天色已晚,到村边渡口与其余几人分手时,她不要其他人送自己,却跟褚新一起向西,离开众人后,两人怕路上碰到熟人又是事非,就避开大道,走在荒野田埂的小道上,这也是第一次夜里两人单独一起走,以前他们都注意自己行为,免得好事人说长道短,今日因褚新就要远去了,从此天涯孤旅,她紧紧拉着褚新的手,如小鸟依人,楚楚让人怜爱,并肩行在冬夜朦胧的旷野里,竹叶把藏在心里的话,对褚新说,再不说,今生也许就失去了机会,从她那细碎断续的言语中,褚新领会她的意思是:临走前让褚新给她一句话,她这辈子想等他到永久。

就是竹叶今晚不把话挑明,褚新的心中何尝不知?他伸手把她揽进怀中,紧紧的抱着她,深情的说: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,不能成为终生伴侣,也永远是我的亲妹妹,那怕到天涯海角。原谅哥哥今晚不能给你这句话,个中的原因你也会想得到……坐在田埂边的荒草上,她在褚新的怀中哭开了……她断断续续的说:我不会怪你,知